



深度

羊毛党是个什么党？他们立志“吃干榨尽这人 间”

“薅羊毛，你以为是躺在床上赚钱，但其实眼睛一刻都不敢闭上。”

特约撰稿人 白莉莉 发自广州 | 2019-03-11



“薅羊毛，你以为是躺在床上赚钱，但其实眼睛一刻都不敢闭上。”这句话堪称羊毛党人的座右铭。这群人立志“只薅最好的，不买最贵的”，目标“吃干榨尽这人”。图为人们观看小羊决斗。摄：Feature China / 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1月20日凌晨1点多，大二学生何驰的手机开始“滴滴滴”响个不停，打开一看，QQ群里超过100条未读信息。其中，群主施庆德单独发给他的文字，让他立马从床上坐起身来：“你到底在不在？？？有疯狂羊毛，赶紧去薅！”最后还附上了一条拼多多领券的链接。

何驰和施庆德事后回忆，这是一场“百年难遇的羊毛战”。

1月20日凌晨，有网民在购物平台拼多多发现一个超级大Bug（漏洞），用户可以不限量领取100元（人民币，下同）优惠券，以0.46元的价格买到100元的商品。消息传出后，引发疯狂哄抢，传闻有人通过抢券充值了价值54万的Q币（编注：腾讯推出的虚拟货币，1Q币=1元人民币）和64万话费。尽管拼多多随后修复了漏洞，并收回尚未使用的优惠券，但据其发言人表示，损失依然近千万。

这起事件，令一个数以百万计的群体浮出水面——羊毛党。

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找平台、找返利、找优惠券

每天下午一点开始，一个名为“薅羊毛宇宙小分队”的QQ群都会响个不停：

“苏宁重大羊毛！新用户领满30减30优惠券，重视，重视，大家冲鸭！”

“电信免费领取7天芒果TV会员，机不可失！”

“免费领高德地图10元打车券！立减！全国通用（该券不适用于出租车）！”

.....

这是“团长”施庆德给群里“团员”发的“每日福利”。

“薅羊毛”的说法最早来自199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在宋丹丹、赵本山、崔永元合演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里，宋丹丹扮演的白云大妈利用工作之便拔羊毛织毛线，这一行为被谑称为“薅社会主义羊毛，挖社会主义墙角”，通俗点说，就是占国家和人民的小便宜。

羊毛党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在中国大陆涌现出的一个特定人群：他们每天紧盯着各大互联网平台推出的注册返现金、限时优惠、满减折扣等活动，希望以较低成本、甚至零成本，换取物质上的实惠。

1月发生的“拼多多事件”就是一次典型的薅羊毛操作：“团长”们从各大平台内部得到消息后，迅速在群里“放料”，部分“团长”会单独给自己信任的“团员”打招呼，提醒后者“羊毛有限”，务必“及时薅”。

在“薅羊毛宇宙小分队”群里，只有一个人能发言——“团长”施庆德——这是绝大多数羊毛群的群规。所有关于薅羊毛的问题，都必须通过小窗（编注：即私下一对一发信息）向团长提问。

施庆德很享受在羊毛群里“一言堂”的感觉。每天登陆QQ后，他都有几十甚至上百条未读信息：“团长，这个优惠怎么领啊？”“团长，流量返券含泪求带！”

“我就坐在水利大院的办公室，在QQ上给他们一一回复，和皇上批阅奏折一个感觉！”施庆德说。他觉得，移动互联网造就了不断推活动、搞优惠的各大平台，也让一群以精打细算自居的羊毛党人迎来了最好时代。

施庆德今年35岁，用他自己的话，是个“精打细算过日子”的80后。他在南方某省的水利系统上班，“工资奇低无比”。

2012年夏天，工作了5年的施庆德觉得“公务员上班太无聊，又没什么“油水”可捞，所以一门心思想离开体制内的工作。

“后来我有个朋友去了趟广东，回来跟我说，‘你平时上班清闲，干嘛不去炒更啊’。”施庆德当时还不理解什么叫“炒更”（粤语，指业余收入）。没过多久，朋友把施庆德拉进了一个P2P理财的薅羊毛群。“我记得，当时的群名还叫‘赚钱不是梦’。”



羊毛党是在中国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特定人群：他们每天紧盯着各大互联网平台推出的注册返现金、限时优惠、满减折扣等活动，希望以较低成本、甚至零成本，换取物质上的实惠。摄：Lucas Schifres/Getty Images

严格来说，互联网羊毛党的早期雏形，诞生于2012年前后——互联网金融野蛮生长时。彼时中国大陆P2P平台进入爆发增长期，一些草根P2P平台开始推出注册返现金的活动，以提升平台知名度，也能适量补充一点现金流。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统计，2012年P2P网贷市场成交量约为229亿元，而到了2015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1805.65亿元。

“刚开始，羊毛党其实还没有‘团长’这种领袖，通俗点说全是‘散户’。”施庆德说。

施庆德薅的“第一把羊毛”，是一个如今已倒闭的P2P平台推出的一个年化收益率为15%的短期标。当时，“赚钱不是梦”的群主吼了一声“火速收割15%”，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群就被一个接一个的链接刷屏了。“全是些‘群主给力’，‘群主带我们飞’之类的奉承话。”

发现目标后，施庆德迅速出动，他掏了1000元在平台上注册并激活身份，在扣除交易手续费后，他拿到了110元的回报。“当时惊呆了，一天110，一个月就三千多，比我当时的工资还高！”

尝到薅羊毛的甜头后，施庆德开始了自己的羊毛党生涯。“坐机关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时间。水利系统的公务员除了年末的年终总结、年初的展望汇报，其余时间清闲得很。”

他的公务员生涯，也以2012年的那个夏天为界限，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之前，他上班后第一件事就是挂QQ聊天；如今，他上班第一件事是去找平台、找返利、找优惠券。

他为自己能在体制内在线“炒更”感到满足。每天一到办公室，他就在电脑里打开一个excel文档，然后开始搜寻“优质羊毛”。有人从身边经过，他就立刻把页面切换至excel文档，装出一副钻研表格的表情。就这样，他坚持了7年，“从没漏过馅。”

施庆德在P2P领域薅的最大一把羊毛来自广东一个平台——注册就返50块。无意中发现这一大把羊毛的施庆德立刻给家里20多个亲戚打电话，让他们去这个平台注册，“最后我空手套了1200多块钱。事后请亲戚吃饭花了700块，等于我当天赚了500块。”

这次经历被施庆德看作薅羊毛生涯的“史诗性节点”。“那笔钱到账后，我才把这个消息放到群里，但好多人后来去注册，发现已经没有返利可以领了。”

这让施庆德开始在羊毛群里积累属于自己的威望，越来越多群友开始添加他为好友。“后来群主都来加我了，发来的好友验证我现在还记得：哥们你好，有兴趣做管理员吗？”



2019年1月，“拼多多”因网路程序漏洞遭用户大量领取优惠券，虽然平台已修复漏洞，但仅半天时间，许多人已领到优惠券并成功充值。摄：VCG/Getty Images

羊毛党内部的“鄙视链”

大二学生何驰找到施庆德“求带薅羊毛”时，已是2018年。这6年间，施庆德在羊毛党内部不断“升迁”：从刚入行时的“小白”，成为“管理员”，再到如今近千人羊毛群的“团长”。

“我不信正，也不信邪，我只信团长。”何驰的嘴很甜，刚入群时，他一口一个“团长”地叫。

添加施庆德为好友后，何驰曾在QQ上向团长转账50元，希望给团长“意思意思”，并附言：“团长以后有好羊毛记得想着我”。

不过施庆德“不吃这套”。“我跟他说赶紧拿走，薅羊毛靠的是眼疾手快，不是递便条、走后门。”

这让何驰认为团长“一身正气”。过年时，何驰小窗联系施庆德：“祝团长新年快乐，阖家欢乐！”久而久之，施庆德便开始关照起这个90后。

何驰就读于华南某大学市场营销专业，自称来自“普通家庭”，父母每月给他寄1000元生活费，但大一时交了个女友后，何驰开始觉得这个费用远远不够日常开支。

“还是想赚点小钱。后来室友告诉我，你怎么不去薅羊毛呀，那东西来钱快。我想，就算是小钱，拿去给女朋友充点视频网站的会员费也好啊。”何驰说。

何驰是被室友拉进“团长”施庆德领衔的薅羊毛群的。入群后的第三天晚上，何驰就和群里的某个老乡，聊起了家乡这些年的变化。正聊得兴起，一个群文件突然弹出窗口：“为整肃本群氛围，从即日起全员禁言：重大羊毛信息由群主发布，其他人严禁发言。”

何驰一惊。接着，和他聊天的老乡被施庆德踢出了羊毛群。事后向端传媒记者回忆此事时，何驰用“禁言事变”来描述当时的场景。

“那感觉吧，就像是一起上阵薅羊毛的战友突然牺牲了，我自己得继续匍匐前进。”

施庆德回忆起这次禁言时表示，自己作为团长，需要在团员面前“立威”。“何驰那个老乡之前就经常在群里聊和薅羊毛无关的事，动不动就给我弄个上百条未读群信息。后来我恼了，直接踢走了他。”

“所有羊毛党都应该明白，你在薅羊毛的组织里，你说话、做事就不能太过自由，太自由了，就容易出事。如果全中国几百万羊毛党你一言我一语这么聊，那羊毛还怎么薅得下去？”

施庆德所说的“几百万羊毛党”并非毫无根据。这个论断源自广东省互联网金融协会前会长陈宝国在2014年某次互联网论坛上的公开发言。陈宝国当时的观点是：“P2P‘薅羊毛大军’可能有几百万人的规模。”

“薅羊毛，你以为是躺在床上赚钱，但其实眼睛一刻都不敢闭上。”这句话堪称羊毛党人的座右铭。这群人立志“只薅最好的，不买最贵的”，目标“吃干榨尽这人间”，偶尔爱以“小薅怡情、大薅伤身、强薅灰飞烟灭”互嘲，都愿意认领各自归属的细分组织，一旦入群，第一句话不是“感天动地我终于找到团了”，就是“本人男/女，XX座，已入群，求带我发财带我薅。”

端传媒记者加入了5个以薅羊毛为主题的QQ群，2个微信群，发现羊毛党这个群体，会根据“羊毛”的具体种类区分身份，普遍的分类有P2P羊毛、高质量币圈羊毛、优惠兑奖羊毛、安卓软件羊毛、淘苏京羊毛（淘宝、苏宁、京东）等。

与此同时，羊毛党内部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鄙视链。据施庆德介绍，紧盯P2P理财的羊毛党，会认为那些盯梢优惠兑奖的羊毛党“太low，太没格调”；混迹币圈的羊毛党，会觉得逛淘苏京的羊毛党“小家子气”、“太鸡毛蒜皮了”；那些时时“监控”安卓软件漏洞的羊毛党则谁也看不起，“他们太傲娇，觉得自己在通过高科技薅羊毛，其实天下羊毛一大薅，没有谁高，也不存在谁低人一等。”



不少商家使用口碑和支付宝享受折扣优惠，其中杭州一间水果店生意兴隆所卖的莲壳堆积成山。摄：Imagine China

“科技可以改变生活，但却无法左右人性”

“刚薅的时候，老婆还抱怨我怎么天天在网上混。后来我把薅到的羊毛给她一转账，她立马不吭声了。”施庆德说，妻子现在全力支持自己薅羊毛，“她说，只要能补贴点家用，你就放手去薅吧！”

施庆德如今每天至少能薅3到4次羊毛，最多的一次，一天在10个不同平台上领券、返利，一天收益超过300元。通过薅羊毛所得的收益，如今已逼近他每个月约4000元的工资。“我从不说我有副业，哪有和主业差不多的副业呀！我这叫打一份工，拿双倍月薪。”

每月近八千元的收入，让施庆德的父母为儿子“在体制内上班，在体制外赚外快”的而感到骄傲。“从小我奶奶就跟我念叨，说节俭是美德，说他们在40年代三年大饥荒时的事。”

施庆德有时觉得，自己在网上薅羊毛是“遗传了家里人的习惯”。施庆是被爷爷奶奶带大，他记得，奶奶家所有的水龙头一年到头都在往下滴水，每个龙头下面会放一个搪瓷脸盆。水如此缓慢地往下滴，水表并不会因此转动，也就是说，滴到盆里的水没有被计费系统记录下来，等于白拿。

“查水表的一敲门，我爸就飞奔去拧紧各个龙头，把脸盆撤掉，这才开门迎客。等人家一走，又跑去轻轻拧松龙头。”

家里的枕头缝了又缝，衣服上一个接一个补丁，身边的老人把这看作是美德。都说开源节流，家里人把节流摆在第一位，“先节流，再开源。”

他清楚地记得一件事：有一次爷爷去离家最近的一个菜场买菜，但土豆特别贵。后来邻居告诉爷爷，有个挺远的市场在做买一斤土豆送一斤黄瓜的活动，爷爷二话没说，走了四里地（2公里）去买了土豆和黄瓜。“回到家开心得不得了。”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表示，网络羊毛党虽然主要以80、90后为主，但不同的年龄段里，都曾出现过各种形式的羊毛党。在他看来，羊毛党其实就是过去那些无孔不入的“省钱党”，只不过曾经的战场是菜场、商场这些实实在在的空

间，如今的“省钱党”则置身于一个虚拟世界。刘远举由此得出一个观点：科技可以改变生活，但却无法左右人性。

“80后是建国后的第一批独生子女，毕业后又遭遇房地产泡沫，他们承受的压力巨大，网络薅羊毛成本低，性价比高，是个不错的选择；90后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接受新事物快，愿意用新潮的网络手段谋取利益。”

甚至在上专业课时，何驰都会打开电脑，薅那些“限时羊毛”。有次他在课上薅一个移动流量的免费羊毛，被老师抓了个正着，全班通报批评。没想到，课后两天，老师找到他，问他是不是在薅羊毛，“还问我现在有什么好的优惠券吗？可不可以推荐给他……”



羊毛党人出品的“ofo红包漏洞攻略技巧分享”抓住ofo小黄车本身不具备定位功能的漏洞，利用虚拟额GPS地址软件，把自己所在的区域设置为红包区域，以此套取红包。摄：Yan Lei/VCG via Getty Images

薅羊毛的边界在哪里？

施庆德不愿透露自己是如何得到拼多多那次大Bug消息的，不过据他透露，“羊毛党都有组织，每个组织的团长一般都会在全国范围内找新上线的平台，因为新平台优惠多呀。”

据了解，羊毛党的团长一般会和一些资深大平台的运营部门谈判，通过刷注册人数、投资人数来提高平台的整体人气。

“羊毛党其实是以此为谈判条件，向那些平台争取到更好的折扣和物质回报。”施庆德说。拼多多Bug让他和何驰每人入账一百。但自称“薅羊毛老江湖”的施庆德坚称从未触过法律的底线。“拼多多那次，有行业大牛薅走50多万，那才是违法获利。”

他表示，拼多多事件里，很多团长在同一IP地址下，拥有多个拼多多账户，“这就产生了黑灰色产业漏洞，你一个人就可以拥有许多不同的账户，可以不断地注册、返现、领优惠券。”

与薅拼多多“百年一遇”的“羊毛漏洞”相比，羊毛党人更看重的其实是对互联网平台上规则的极致利用。2017年4月，共享单车ofo推出“红包车”骑行活动，规定“用户首先在App内寻找带有红包标识的区域，在该范围内解锁车辆骑行超过10分钟、距离达到500米后，便可领取现金红包，结束行程并确认支付后，即可获得随机最高5000元现金红包。”

但不久之后，一份由羊毛党人出品的“ofo红包漏洞攻略技巧分享”就在网络上出现，抓住ofo小黄车本身不具备定位功能的漏洞，利用虚拟GPS地址软件，把自己所在的区域设置为红包区域，以此套取红包。事后，有不少羊毛党人在论坛上分享薅羊毛心得：“每个账号每天仅能使用16次”、“今天提现成功943.40元”。据某位羊毛党估算，按活动初期平均每次能薅5元左右红包的收入，一天16次大约收入80元，而如果使用批量操作软件，可以对几百个ofo账号进行操作，一天最多可获利近千元。

刘远举介绍，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薅羊毛行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积极参与各种营销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满减、返现、抽奖、优惠券等，但并不能给平台带来实际的活跃用户增

长。“另一类的羊毛党把薅羊毛当做职业，利用商家或者平台的漏洞，攫取大量利益，更有甚者会进行诈骗。”

2018年5月发布的《数字金融反欺诈白皮书》显示，2017年，中国大陆黑产从业人员超过150万人，年产值达千亿元级别。与之相比，网络安全市场规模还不足400亿元。从暗扣话费、广告流量变现、手机应用分发，到木马刷量、勒索病毒、控制肉鸡挖矿（编注：指通过代理网络跳板，占用CPU和GPU来劫持资源，以期获得虚拟货币），网络黑产无处不在，而“薅羊毛”正是黑灰产的重要盈利模式之一。

薅羊毛的边界在哪里？刘远举指出，根据最高法《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撤销已履行的民事行为，被告或补足价款，或退还，解除原买卖关系。

他以拼多多优惠券的漏洞为例做了个比喻：“这就好像摊主让自己小孩卖橘子，然后小孩不懂事，5块钱一斤说成5毛钱一斤了。这个时候，不管买的人是否有意占便宜，摊主都是可以找上门去要回来的。”



热门头条

1. 没有伤口的职灾：那个替乘客脱内裤的长荣空姐，以及她的“制服病”
2. 3000多家园被强拆，候鸟老人与破碎的“海南梦”
3. 《还愿》情绪风暴之后，被吞噬的中国游戏人
4. 重磅调查：被强制绝育的淳子的一生
5. “不是日本人”的日本人：国族神话下的北海道爱努族
6. 中国女工生育之痛：被强制流产后，计生人员又把埋掉的孩子挖出来
7. 白信：新疆的“汉化”，还是内地的“疆化”？——新疆纪行之三
8. 我是台湾人，在蒙古国教中文
9. 白信：冻结的堡垒城市，与消失的人——新疆纪行之一
10. “正妹、高分、老残穷”：这群台湾高中生对放榜新闻说不

编辑推荐

1. 量多写不完、循环欠债、形式老旧：台湾小学生成为家庭作业的奴隶？
2. 羊毛党是个什么党？他们立志“吃干榨尽这人间”
3. 田禾：如何科学地反驳诺奖得主沃森的“种族决定智商论”
4. 机械存在主义：当人造人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
5. 她是菲佣，也是摄影师：“我希望告诉人们香港有多美丽”
6. 【书摘】沈志华：从历史经验看中朝关系的恰当定位
7. 白信：新疆的“汉化”，还是内地的“疆化”？——新疆纪行之三
8. 我是台湾人，在蒙古国教中文

9. 【书摘】任何革命最大的错误就是变得无聊：1969芝加哥八君子审判

10. “不是日本人”的日本人：国族神话下的北海道爱努族

延伸阅读

千亿空洞、百万“金融难民”，谁埋下了P2P的雷？

P2P遭遇去杠杆和强监管两记重拳，但真正的火引子，是十年的无序生长和阴晴不定的监管态度。

P2P爆雷启示录：悲剧的永劫回归

P2P平台大量爆雷，是2018年中国经济转折的代表性事件，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政治思维主导、干预市场经济下的正常能量释放。悲剧的永劫回归会有终止的一天吗？

P2P爆雷启示录：中国人的财富到哪儿去了？

中国民众的理财行为，何以与各国民众大相径庭？诸多历史与结构性因素，提供了P2P野蛮生长的土壤。

互联网中心的“贫民窟”：拼多多的低端产业链，该走向何方？

对于那些消费能力不足的中低收入群体而言，近几年却鲜有电商出面满足他们的需求。拼多多的出现，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缺。